

目 次

· 张氏点滴 ·

- 在张学良身边……………张汝舟口述贾文第整理 (1)
帅府丫环忆旧事……………辛金铎 (11)

· 田庄台文史专页 ·

- 田庄台造纸厂发展史略……………杨敏杰 (15)
田庄台庙宇楹联琐谈……………郝 勋 (19)
田庄台镇宗教源流……………郝 勋 郑 铎 (22)
田庄台义和团活动始末……………田 兵 (26)

· 地方史料 ·

- 盘锦名称的由来……………刘春富 (27)
日寇入侵驾掌寺……………木 春 (29)
建国前大洼地区水田开发与农场的建立……………马常忠 (30)
访日印象……………黄述颜 (44)

· 乡土风物 ·

- 大洼十景……………东 白 (35)
船上见闻……………刘长胜 (39)
新民小学遗址……………萤火 (50)
田庄台渡口……………宗树兴 (34)
崇兴寺碑……………编 者 (48)

· 大洼名产 ·

文蛤	伊冰 (41)
苇席	郝勋 (42)

· 大洼之最 ·

大洼县境内设立最早的中小学校	李凤春 (49)
我县第一个参加全国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	刘杰 (43)
我县第一个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的人	刘杰 (43)

本期图目

东湖游园 (照片)	刘杰摄 (封2)
新民小学遗址碑志 (照片)	东白摄 (52)
崇兴寺残碑 (照片)	宗树兴摄 (48)
大洼文蛤 (照片)	刘杰摄 (41)
养贝场工人在挑选文蛤 (照片)	刘杰摄 (42)
田庄台渡口示意图	东白绘 (35)
大洼十景	东白绘 (35)

在张学良身边

张汝舟口述 贾文第整理

我今年八十岁了。原籍沈阳市，现住大连镇。我在北京黎明中学毕业，后来考入奉军教导队一年，又入讲武堂二年。

我从一九二四年就跟随张学良，任侍卫副官，一直到三六年“西安事变”为止。其中除张学良出国时间外，始终在他身边。和我一起的有谭海副官长（锦西县班吉塔人）、苑凤才、吴景山、王守诚、刘玉坤。还有二个侍候孩子的副官，有王宏文、张国卿等。现将我在张学良身边目睹的事情述说如下：

郭 松 龄 反 奉

张作霖于一九一六年当上奉天督军后，继之便成为“东北王”，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八子之长，处于“东北王”大太子地位，二十岁就带兵作战，二十九岁继承父位，以后就成为东北甚至全国的风云人物。

张作霖，脱身绿林，投入军界，开始兵力不多，仅有三个师。即：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师。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皖系军阀段祺瑞失败后，段祺瑞给张作霖一些武器，寓意叫奉军攻打直系军阀。张作霖得到这批武器后，就又组

建了六个混成旅。张学良任第二旅旅长，郭松龄任第六旅旅长。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把二、六旅分别改编为第一军和第三军，第一军长张学良，第三军长郭松龄。由于郭松龄在讲武堂任过教官，是张学良的老师，俩人关系很好。以后队伍逐渐扩充，又编成三、四方面军，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四方面军军团长郭松龄，军队驻地在天津曹家(曹锟)花园。我在张学良身边任卫队骑兵连上士班长。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击败吴佩孚。在天津作战中前锋是郭松龄的部队，张学良部队作预备队。郭松龄用一个团强攻，伤亡很大，但终于击溃了吴军，吴佩孚由秦皇岛乘船逃跑。奉军势如破竹直打到南京。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办，褚玉甫为河北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按当时的情况，郭松龄应为江苏督办，但没被张作霖委任，从此郭、张不睦，酿成内乱，郭松龄开始反奉。当时郭松龄、张学良部队都在一起，总部仍在天津曹家花园。一九二五年冬一天夜间十二点，张学良命令卫队集合，跟张学良回奉天，当时卫队二十四人和张学良乘车来到奉天。张作霖赏我们每人一百块大洋，当天晚上八点又命令上车和张学良进关，当车到锦西高桥镇，见十五师败兵很多，有的散兵谣传说：张作相的十五师反了。但张作相还在车上，他说：“我不能反。”又有十五师败兵一个营长向张学良说：“不是十五师反了，是郭军打过来了。”张学良当即给这个营长晋升为中校，并命令他就地收容十五师散兵。这时张学良就在葫芦岛，到葫芦岛上了“镇海”号兵舰，舰长是沈洪烈。张上舰后又要去秦皇岛，军械处长周连劝他不要去，有危险，张学良乘船到旅顺，由旅顺返回奉天。张学良叫周连和我们从旅顺再返营口，

到营口港外就听说营口已被郭军占领，又返回旅顺，日本兵把我们都缴械了，押赴奉天，到奉天把武器又交给了我们。当时是冬季，天寒降雪，我们衣服单薄冻的够呛，到大帅府张作霖骂说：“这群小瘪羔子又回来了。”又赏我们一些钱，换了衣服。这时张学良已去锦州，我们又赶到锦州，次日退回新民县兴隆店。因张学良部队没在奉天，就临时凑两个旅。这时郭军打到白旗堡，设下指挥部，前线在巨流河，隔河两军对垒。但郭军反奉不得军心，所属官兵都不愿打。当时郭军里的炮兵司令邹作华打过来的炮弹都不炸（把引信拆掉了）。这时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派两个骑兵师星夜赶来，渡过辽河与郭军交战，因郭军不愿打，因此战斗不甚激烈，郭军溃败，郭松龄和夫人在白旗堡东北阎家窝铺附近一家菜窖里被捉。张学良得悉后曾让将郭氏夫妇送到他那里（意思是给郭以生路），但未及实现，郭氏夫妇即被处决。

张学良回奉

一九二六年奉国战争，逐走在北京的国民军冯玉祥，张作霖第三次进北京，自封陆海军大元帅。一九二八年在北伐军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围攻下，张作霖败退出关，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当时我和少帅在北京，作全部撤回奉天的准备，这天早晨张学良叫我给故宫博物馆送钥匙（因为少帅怕博物馆东西被盗，亲自掌握钥匙），我送钥匙回来后都已吃完了早饭，厨师杨凤山说：“官儿刚吃完，你就到那吃点吧。”我正在吃饭就听电话响（因奉天到北京张学良有直通电话，不准别人用），我就去报告少帅，这时少帅正在给军

官开会。他来接电话我还在吃饭，听电话说：“我是五太太（寿夫人），老师被炸死了。”张学良放下电话直擦眼睛，看我在跟前，严厉地说：“不准你说出去，说出去我要你的脑袋。”然后张学良又回会议厅了，宣布说：“老师被炸，炸掉一支胳膊，没生命危险。”决定立即返奉。杨宇霆先走一步，当天我们卫队和张学良乘火车到滦县的大觉寺。张学良在大觉寺呆几天，等后面的部队撤回，部队撤下来后，任命于学忠为山海关警备司令，把住关隘。然后张学良带一百多人，乘裁骑兵连的火车回奉，到山海关打听杨宇霆到没有？人们都说没看见，这时张学良犯疑，也警惕起来了，他和我们六个侍卫副官都化装成伙夫，在火车门口放上行军锅盆，路上日本人曾在车厢检查，到我们这车厢一看就走了。到奉天北站下车，张学良和吴景山（副官）抬着行军锅，我抬着盆碗，走到小西门时宋副官开一个破车来，张学良亲自开着到帅府。卫兵一看这种狼狽象，都不叫进去，不一会，出来一个姓马的少校副官，认出了张学良，才放进去。第二天宣布大帅已死，治丧七七，帅府人等身着重孝，戒备森严，警卫都由少帅人接管。在治丧期间就看见杨宇霆一次，张作相去一次。大帅的棺槨是阴沉木的，是大帅活着时曹锟送的。

张、杨暗斗

大帅死后，张学良发觉杨宇霆怀着异心，在大帅死前杨宇霆就把奉天宪兵总司令陈兴亚换了他的亲信号称“齐小辫子”的人。大帅一死杨宇霆即生独霸东北的野心，对张学良也不尊重，常叫“小六子”，互相戒备。张学良身边的马天池医生，也是杨宇霆的人，张学良三子患感冒，发高烧，

马医生诊治不当（用冰镇）而死亡。于凤至悲怨交加，大骂马天池。一次杨宇霆给他父母办“双寿”请张学良光临。张学良怕出危险，但也不能推托，只得严加防备。他是带我们侍卫副官去的，叫我和吴景山看住常荫槐，叫胡长禄和王守诚看住杨宇霆，还把手枪队换成便衣分布在帅府至杨宇霆驻地的路上。那回杨宇霆没敢动手，打牌到夜间两点钟回帅府了。

张学良曾吸过鸦片，后来决心要忌烟，需要打药针以防犯瘾。马医生打针时都是大药量，使张学良疼痛难忍，这是有意加害他，被张学良发觉后，就把这个马医生弄走了，怎么处理的就不知道了。

枪 毙 杨 常

杨宇霆和常荫槐已成为张学良之敌，张决心除之。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是星期二，正是我值班。午后四点钟左右，张学良对我说：“你找杨宇霆和常荫槐来打牌。”我问：“还找谁？”他说：“还有太太。”我就打电话找，就是找不到，到了六点钟了，才用电话找到杨宇霆，他接电话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张副官。”杨问：“干什么？”我说：“少帅请你打牌。”杨又问：“还找谁？”我说：“还有常省长。”（常荫槐是黑龙江省省长）杨说：“不用找了，他在我这呢。”杨说：“还有谁呀？”我说：“还有太太。”杨说：“我就去。”不大工夫，杨、常二人就来了，那时帅府规定，任何人进二门不准带武器，他二人进了客厅，把大衣脱下来，我接过杨宇霆大衣时，摸到大衣兜里有一支“枪牌”枪子，我随手拿出来，放在我兜里，

把大衣挂在外面衣架上，然后我就上二楼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和我说：“我进屋后你想法叫我出来一次。”张下楼和杨、常二人寒暄一阵，张学良说：“你们没吃过哈密瓜吧？”杨说：“没吃过。”张学良叫我去取，我出去一趟回来：“楼下的瓜都让副官给吃了，剩下的瓜都拿楼上去了，我不便去取，因太太正在那洗澡。”这时张学良说：“我去取。”他出去后，就示意我把外屋门打开，我一开门，从里面出来四个人，有谭海、刘德全、苑凤才、高计义，他们立即持枪闯入客厅。这时杨宇霆正在地上踱步，常荫槐在沙发上坐着，这四人进屋就开枪，杨、常二人同时被击毙，一命呜呼，就用地毯卷在一起送到姜公祠。次日宣布杨、常二人勾结外人（没直说勾结日本人），炸死老师的罪状，并宣布与别人无关。

西 安 事 变

“九·一八”事变，这时张学良正在关内奉蒋令讨伐石友三，因石与汪精卫联合反蒋。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后方空虚给日本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有利条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入关内，张学良因失土有责，于一九三二年出国了。这时我到铁路当列车长去了。一九三四年张学良回国，蒋介石任他为武汉行营主任。我便找到他，他说：“你等着，等着我给你去信你就来。”张又说：“我要到西安去。”我问：“哪个西安？”他说：“就是长安。”张学良到西安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陕、甘、宁、青、新五省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安东门里金家巷。这时张学良在西安还办了学校，叫“毓存”学校，东北人子弟才能入学，校长是

车向忱。

杨虎城是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有三个旅。张学良到西安后，蒋介石给杨虎城去过函电说：张学良在西北要取代你。这是我听黄显声说的。黄显声是骑兵二师师长，后升副军长，是凤城县人，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一九四九年牺牲了。

这时杨虎城假装有病不上班了。一天张学良也接到蒋介石密电说：“杨虎城不训，将其处理。”张接到电报后笑了笑，叫我和他上绥靖公署去，到那杨的秘书说：“杨主任有病了。”张学良说：“我能治。”就进屋去了，杨在床上躺着，看样子是刚躺下的。张学良摸摸杨虎城的头说：“这病好治，我有药方。”随即张学良把电报拿出叫秘书念给杨虎城听，杨虎城一听就蹦起来了，并说：“我上班。”张说：“你还是先不要去，还要保密。”从此，张、杨就联合起来了。

那时，东北军在西北还和八路军作战，一次战斗中一个姓高的团长被八路军俘虏了，后来被放回来了，张学良要枪毙他。这位团长激言陈词团结抗日的道理，张也颇受感动，就没有毙他。以后周恩来常去张的官邸，当时我不知他是周恩来，大家都叫他周秘书，他待人很和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常刮胡须，并常和我们同桌吃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带二百多军官来西安，实际就是改编来了，他住在临潼骊山贵妃池旁的五间殿，由黄显声负责招待。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派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祥去捉蒋，并说：“捉不到蒋介石别来见我。”白凤祥带部队打进去后发现蒋介石没有了，一个士兵摸被窝还热，假

牙还在，认为没走远，就在附近搜查，在山里被一个士兵发现了，那个士兵说：“这不是蒋委员长吗？”蒋介石被发现后就向那个士兵许愿说：“你放我，你要什么官给你什么官。”那个士兵不干，就鸣了三枪，这时白凤祥闻枪赶到，给蒋介石磕了一个头说：“委员长，可找到你了，要不然我的脑袋就没命了。”

生 活 轶 事

张学良原配夫人叫于凤至，是吉林省梨树县人，大张学良六岁。是地主号称于八老爷的孙女。凤至幼年丧母跟祖父生活。与张学良结婚后，生三男一女，都是一年一个生的。张学良的二夫人外号“大洋马”，天津人，婚后不甚和睦，不久即告离散。于凤至为人贤慧，总是礼貌待人，和蔼处事，受府内人等的称赞。老帅张作霖性格暴躁，很多人都被他骂过，人们也不敢接近，可是对儿媳于凤至却很尊重。当张作霖发怒时，别人不敢近前，就是于凤至一劝即可息怒。张作霖之子张学铭任天津市长时，开始老帅不同意，别人也不敢去说，可是于凤至一出面讲情，即欣然同意。帅府发生的事情只要于凤至一到场即可解决，言归于好。于凤至为人也正派，随张学良在天津、北京居住时很少出入舞场酒会，只有梅兰芳的戏她很爱看，常和张作相儿媳结伴同行。于凤至成人之美也很闻名，对我个人的婚事就是一个明显例证。我记得还是在天津法租界三十二号五十二号少帅官邸时，有一位烧锅炉的叫杨××，是辽宁省辽中县人。他向张作霖请求不愿烧锅炉了，想当个官，张作霖说：“你上少帅那去吧。”少帅给安排在张公馆庶务室工作，实际上就是管张学良三个

孩子的生活开支，他的老伴给太太作佣人。那时我仅二十岁，在少帅府任副官。有一次我患了伤寒病，在杨××家养病，先是杨的老伴侍候我，以后就她们娘俩（杨的闺女）侍候我。时间长了就出现了一些闲言，一些副官们也对我说：张副官要有爱人了。特别是侍候少爷的金妈也向外讹传。这时实际上并无其事。当这些传言传到了凤至的耳朵里时，就引起了她成人之美的思念。凤至说：“待我去看看那个姑娘什么样。”她说了，也真去看了，她认为还可以。由于大家的传说，我自己觉得不好，表示要离开这里，被于凤至知道了，就向大家宣告不准瞎说。以后凤至就总叫我陪那姑娘去买东西，我还不知怎么回事，只是认为夫人的派遣，就唯命是从。可是那姑娘知道了，也没明和我说，一次于夫人又叫我陪那姑娘去买东西，那姑娘挑了一块手表，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买手表与我无关，你看好就买呗。”最后于夫人向我们副官长谭海说了此事，谭海当了介绍人，就这样我们算正式订婚了，后不久就结了婚。我们由订婚到结婚买的东西都是于凤至拿的钱，我自己分文没花。

张学良与他父亲不同，他为人厚道，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关心下级。在我跟随他的年代里没见他亲自或命令杀过士兵，他也不骂人，如太激眼时只是说你一句“混球”，我这些年一次也没挨过说。现在我一回忆往事，心情还很激动。我虽年逾八十，还想再多活几年，盼望有朝一日能和张学良见上一面。张学良不仅对我如此，对所有官兵都视为宗明，领导有方，很受官兵拥护。

张学良在私生活上也是比较谨慎。他好跳舞，好打高尔夫球，和外界女性交往也是有的，但不多，我知道在天津有

姓蔡和姓王两家小姐来来往往，在北京同清朝摄政王府某夫人有来往，别无所见。

关于赵四小姐问题。赵四小姐是福建人，名叫赵笙香，十七岁就给张学良当秘书，但没有公开结婚，直至“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去美国，赵四小姐和张学良仍在一起，后来同去台湾

张学良在东北任总司令时，很注意办教育，继续办东工学院，同泽女子中学等。又在家乡驾掌寺建立一所新民小学。当时军需处长鲁穆廷和我说：“司令叫我派你去驾掌寺送建校款二千元。”我就拿着二千元的条子来驾掌寺，交给张珍了，张珍原是东北军参议，后张学良派他在大洼地区开垦稻田，并兼管新民小学。

帅府丫环忆旧事

——访王秋实老太太

辛金铎

国庆前夕，一个秋高气爽的早上，我访问了当年张大帅二小姐的丫环王秋实。王老太太家住大洼县高家农场马莲分场。她虽然已经是七十二岁高龄，但她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身体健康。

一九一三年，她出生在山东省青岛市农村。四岁时因山东荒旱，父母双亡，随哥哥逃到关外，落户抚顺。哥哥下煤窑，难以糊口，更无力抚养妹妹。她九岁的时候，有人介绍说，大帅府买丫环，她哥哥为了她能够生存下去，忍痛把她送到大帅府，帅府给他三十元钱做妹妹的身价钱，但他拒绝了，他说：只要我妹妹能在这里安身，好好活下去，我就感恩不尽了。就这样九岁的小姑娘，离开了亲人，迈入帅府之门。旧社会的丫环是没有姓氏的，帅府给她起了名字叫“花铃”，叫她服侍在二小姐张怀英的身边。王秋实这个名字，是她后来不愿丢掉本姓而自己起的。

“一入侯门深似海，帅府清规戒律多。”王秋实无限感慨地回忆说：“我初到帅府真象小鸟入笼一样，懵头转向，当了丫环就是奴隶，衣食住行没有个人自由，主人吃剩的残羹剩肴给你打扫，吃到口里也不心甜；穿着打扮，样式颜色，都得主人同意，有一次我想做一件青色衣服，结果不但没允许，反

而挨了一顿训斥。主人没休息，你是不能睡觉的；来了客人你在一旁侍候，斟茶点烟、迎来送去，有时她们打牌玩耍，直到深夜，甚至通宵，你也得一直陪伴着不敢眨眼；规定你在那屋侍候哪位夫人或小姐，你只能死守在那里。象红月娥的丫环“满屋串”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每逢外出时看着是很威风，金银宝翠，前呼后拥，看戏坐在包厢里、开饭在会客厅，主多大奴多大，可神气啦！可是回到家里，永远不能和主人平起平坐，照样是垂手立站，人到声应，时时要看着主人的眼色而行事，处处要听着主人的声调去作，真是提心吊胆，唯恐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打骂。”

她惨痛地忆起：大小姐张首芳（冠英）的两个丫环，因为经常受小气，有时被打骂，她们有冤难诉，无路可走。有一天乘大小姐外出之机，她俩偷偷地喝了大烟。发现后抢救无效双双惨死。这就是旧社会当丫环的悲剧。这件事被少帅知道后，深为不满，劝他姐姐说：“你太不人道了，咱老张家哪有像你这样的！”当然这是一个坏的例子。她停了片刻，继续说：“二小姐张怀英就跟她们不同，她的性格刚毅有点象男人，但她对下边的人们非常好。我初到帅府时比她小六岁，我服侍她，她也照顾我，经常为我梳头、扎辫子……。从来对我不寒言暴语。我一直跟她二十年，直到我二十八岁和黄瑞光结婚后才离开她。”

王老太太一九八二年曾去天津，会见过张学铭和他的妹妹怀英、怀卿。现在学铭已故，她和他的两个妹妹时常通信问候。听说今年怀英姐妹俩要来辽宁探望家乡并安葬卢夫人骨灰于大帅墓地，她不禁深情地说：“在旧社会我们是主仆

关系，新社会我们变成了同志姐妹关系，这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有了真正的平等。我多么盼望当年帅府小姐到我这个昔日丫环的家里来看看哪！”

在谈到大帅那些夫人时，她风趣地说：“大帅对外很威严，可对这几位夫人还是有情有义从不打骂或虐待，有时还要受她们点小气，大帅最怕寿夫人，经常吃寿夫人的‘闭门羹’。这时大帅就要挨门乞求啦，等各房都拒之门外时他也就威风扫地，无门可入了，只好到卢夫人那里去，因为卢夫人性情最好，对姐妹间从来不争风吃醋，她的门是常为大帅敞开着的，别房进不去，他就到那去。她不仅赢得大帅的欢心，对于她的奴仆们也非常宽待。有一次大帅在那屋吃饭，吃出一个苍蝇来，大帅气的跳了起来，把厨师叫来要枪毙，卢夫人再三央求，小姐们也给大帅跪下求情，大帅这才息怒，把厨师骂了一通了事。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后来赵夫人故去，帅府研究“扶正”问题，上下都拥护卢夫人，就是老夫人、张景惠和张作相等也都非常赞同，卢夫人的德望，可以为正夫人。”

我们谈到大帅信仰时，王老太太说：“大帅和几位夫人们都迷信神佛，帅府后院东边修一座关帝庙，西边修一座大仙堂，每逢大帅出门，或家里人们生病有事都要去那里祷告，求神佛保佑。只有少帅不信，也不拜佛。”

谈到少帅，她非常怀念地说：“唉！张学良将军的爱国行为这是世人皆知的。在‘西安事变’前一年，少帅从美国回来，蒋介石派他到西安去，当时我随二小姐张怀英到汉口徐家棚送他，少帅又关心又玩笑地对我说：‘这么大的丫头，怎么还不结婚呀？’言犹在耳，谁想到，这一分别直到今天，

他也没有回来。”今年，她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他祖国发展的情况和同胞们对他的盼望，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让海峡两岸的亲人们愉快重逢，给晚年的幸福生活更增添异采。

最后，王老太太意味深长地说：“没想到曾经是旧社会的丫环，今天被人这样尊重。”她感激地说：“自从三中全会落实政策以来，营口市和大洼县的政协领导同志都来看望过我，还有的同志几次来访问，因为我也是帅府内幕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要在有生之年，很好回忆一下往事，为研究张氏父子的历史，作出一点贡献。”

田庄台造纸厂发展史略

杨敏杰

田庄台造纸厂位于田庄台镇内南部，濒临辽河北岸，占地面积二十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六千一百平方米，现有职工八百三十三人，固定资产五百九十三万元，年工业总产值五百五十万元，年产量八千五百吨，是我县最早也是最大的工业企业。

田庄台造纸厂的前身“永生”造纸厂，始建于一九四〇年末，是由营口的路仲平等入股合资建的，入股资金一万元。厂址设在田庄台的鱼市口内，厂房租借刘级山的十间上屋，六间下屋，共六百平方米。购置了铁板卷的烘缸一个，二个碾子，二台五马力的电动机，直径一点七八米的大锅一口，铡刀一把等设备，由于设备简陋，生产能力很低，日产包装纸七八百斤。生产人员二十七、八名，工人二班倒，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生产持续了一年。但由于产品成本高于市场售价，造成亏损，不得不被迫停产。这时一个名叫山口的日本商人，打听到这一消息后，经与厂方协商，以十一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全部设备。工厂由他管理经营后，厂名改叫盘山制纸所。一九四四年日本侵华战争遭到接连失败，日本商人山口见大势已去，扔下所有财产不辞而别，工厂再次停产。一九四五年八月，由国民党政府锦州管理局接收，改叫“锦中”造纸厂。当时只剩几名护厂人员，因为缺煤，无法开工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锦州管理局拨款一万